七修類稿

義理類　辭章類

1 3
加
119
7

加3
門
號 119
卷 7

義理類

樓

唐宋批亂遍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歸途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函遂其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

明仁和趙氏藏書之印

祭物

古人祭莫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雞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困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牛曰犧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腯肥犬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鶩曰舒雁曰升祭鮮魚曰脡祭薨魚曰商祭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之

襚以服關爲起復慎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爲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過犯時以爲笑予意實爲士差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平兵營爲羣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爲姑息此不競於

敵而爲城悔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鄙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 簡

簡見雜錄載宋祖宠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敢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簡幽山叢談載花蘂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不聽一日與宋祖讌於苑中宋祖取彈丸二置晉王前王

誤不知中夫太宗固爲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矣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背也哉畢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荀亭辨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詔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

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恤貧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嘗讀萩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俗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況能爲人面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列女傳故知子莫如父哉

宋褚淵丰頰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皆宋致弟焰
殺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蔑利祿之心
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
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弟爽淵
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菴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菴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
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
胡白告其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妄

未之在矣何臣亦大數之不可移也

婦人

孔子曰婦作倭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也今以糖或
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固情也至有剚人
之名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
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
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

畫洞白石觀音爲其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則爲公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流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文顏見詩

杜買死牛酒

宣子美死牛炙白酒見正史傳賈島死牛肉酒見唐詩紀事嗚呼人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吉契

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我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左爲受物右爲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重之義乎

財

百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即有羣臣之賜宜其國之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庶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

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蓋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藩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天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訛永德疾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

善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舜
舉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者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愼
勿以授人如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圖作
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
僧未幾陳以贓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
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
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
義烏孫沈其弟兒二人其弟爲人鍛銀以給食日常
三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奴婢設四肆弟兒俱於肆
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勢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迴
異於昔日人言得藥金之術假煆工以遮人耳目予
且信且疑無何兒弟繼死家貲以廢其父一日揣一
告告予曰吾兒得此是不食今獻之於翁少再錢穀
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完之事名醫姪素好
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亦同柔甚矣
嗚呼曼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方未
必不沒官也而薨坡遭謫竟不免窮途而死者

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陳文曰誰為府君大必哨肉誰為庶君馬必飼粟使我元君餒死空谷丁用臨載之於之由然是為美事子意盧子不當以二高比之正史傳中之貴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又不知從何來

奇物不可寄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殆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可常守也

太常黃冠

書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感應百職感格上帝安有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

於神樂觀之徒而資相行蠹者又皆太常之黃冠
大司大禮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
考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秦檜後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淺欲以爲都統
制何如飛曰德與鄜瓊素不
檜曰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
飛曰公辰東後言楊沂中董成何如飛曰張宣撫飛舊
將也慕而事之沂中視之豈能此事哉

檜曰固知非大將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
敢不盡愚昔以符軍總我太祖嘗欲用楊憲爲
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相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不敗乎帝
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猾將僨輾而破壞矣帝曰吾知相
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患太甚又不
耐繁爲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妒焉後事驗而武穆誠

意先已爲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太祖不英明
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爲則問者自以爲愧而直言之
難受不覺其忤也已聞師古人尙直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憑耶予於
二事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言越家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溫
皆出入梁師成門不以爲事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某人而衰絰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

有此子忠不勸其父節何從入諸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石亭驛
鋪襲爵鋪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蔭
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于燕其子瑄乃
盡力戰死於靈璧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若宋可謂有
義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
恥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語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

祀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爲陽之尊黃鍾
九寸九爲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
土四時祀人鬼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
太簇寅月之律又宮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
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
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徵應之天市垣在辰
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垣宜乎天神之
降也祝敔爲樂之起止者柷之形如而敷象東震發
育之義震爲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爲虎而
依虎爲金歌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
之收斂衰謝矣其書之斷續節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
金石爲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
不假人爲故所以爲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爲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
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
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爲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
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

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剋之理如木日鬼金爲之殺金日鬼非火爲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剋之期故爲之釀解遂延增妄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乎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宋史傳業者爲弟子師事人爲門生故史記

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嘯堂集錄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嘗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子以楚圍漢於彭城漢進彼退彼退漢追彼不信常在之也或以誰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

蠶桑初放蚕兵而論便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弱之敵哉若論習讀兵不敢動後至漢城爲買誘嘆笑一夜兵圍則又

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幗之辱嘆孔明爲奇才懿
亮亦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豈必
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即此已可觀矣至
孟子其子二人俱常近於齊也朝乃不相遇而一
若其親觀其勝負一則以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
有虛天下之實是其可怕也歟

樊執敬

吳公執敬字時中福州人至正間爲新
城縣尹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

吾省吏次第引去公獨留城守時中外多故戰
守過期以孤兵且數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
左臂遂賊於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
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
祀焉楊鉄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
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
不爵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
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已錄之但不如此

之愈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强勉强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聖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晉唐也晉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閎聖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杭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泛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册遂高舉而奪魄矣嗚呼此豈非其衰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李西涯又云文章固關

說郛

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爲者然類說編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永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爲已作是其不也孫人雜謂書木葉而成者僞言也以書史爲至當者

五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秘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天文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爲后意時才夫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耶以爲先時朝廷閉不宣泄則民間又傳有秘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爲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是證

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後知爲唐室之數也

辯證類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爲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辯以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

封改元始有明詔爲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爲是予以
謂爲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爲始又何爲
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狩因得白麟而稱元光
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
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爲元封
不當據此即以爲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
如文景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
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
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爲改元明

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
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
元年尙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
爲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
山黃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
予考本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
西山巖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

通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君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之意人氣之有溫凉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槩論明矣昨讀耿南仲黔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乃好事者之爲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
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溫泉翼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
諸瘍疾在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虛憊宜卽補養餘
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反以神
玄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謂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
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
戢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意
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戶蓋以蜑
西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
讀鞏耕錄益知久有烏蜑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
乎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金銀車者乎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
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
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
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

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月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詩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伏波而已

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是也彼如徐穉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穉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欲從之游者事見劉向說苑晉黃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璜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綏氏仙人庵王喬健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況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汴水亦於水上得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虢國龍盛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閑而和之即前四句無後裔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覩紅葉吁嗟曰

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閉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句與盧渥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誰心中事擲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帛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細考意此於二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名既

蠅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腳又是焉知記者非志之誤耳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差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圖詩雖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即以爲一事自之也況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耶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

句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兵敗靖虜此尤
其似者也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滿野無賴男
子取以爲生而價亦不廉此詩末二句君復何爲甘
食此篆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人以小板書册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
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商隱錦瑟詩中一聯蘇子瞻藏適怨清和四字嘗
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適以蘇公自得之意
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過
怨清和之音

南濠誤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博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
所不及也文跋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悞以王倫
爲王文正公旦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
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耶此白璧微瑕於予有忘年
之愛故爲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爲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六夫者五株非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已見輿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曾參勗曾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請室魏曰司空總名曰圜扉

圜墻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眞也但在宋時亦罕覩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

學耳及宋板所摹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
蓋以此紙爲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
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藏書籍處誤矣宋時即誤以爲知
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爲後主所造皆非也
故後山叢談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於彼地與李
廷珪墨爲二絶則誤之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
之辨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後漢明帝闇西天竺國有號爲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
遣蔡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
峻等由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苻之世則
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舍於鴻臚寺寺蓋待納四夷
賓客之館故秦名典客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
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
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
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寺即漢鴻臚
舊館但改鴻臚爲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曰寺此
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拗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夷

之館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扈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尊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盡廢鐃鈸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歷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眞眞眞眞眞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然既舉其名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爲錦瑟也且言起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絃之義一無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

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聲叟判爲十五絃聲益之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觀此則絃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卽大瑟之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但無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訛而爲箜篌是也應劭以漢武令樂人侯暉一曰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彈之唐制通典皆同近楊狀元慎得其器於蜀左史李芝山李知音傳云侯暉損瑟之二絃加箏之九絃爲二十

三絃其音多擘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爲十
四絃引李如幾之詩爲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
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
隋昔昔鹽多彈此器唐李憲最爲妙手故楊詩云本
是空侯樂今爲蜀國絃新聲晉師發舊譜李憲傳

伯夷叔齊考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諡也胡明仲
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諡哉如伯達仲
忽名也子以既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
或者死後人諡之耳且諡法曰辟心克莊曰齊安靜
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
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
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
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

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處乃壽
室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魅註曰壽堂祭祀
之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徜徉相處魑魅狂林迪有壽
室時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
日求遺蹟蓋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
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
傳爲孔子書學者言篆以爲古法帖止云臨評言吳君

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
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
君子字作季子與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字半
方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金石錄又以爲孔子平生
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
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
仲容模揚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
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
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請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厥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其一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廣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之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卽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興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彦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

蓊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
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
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謔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
或紀怪近時之事可妄傳耶況以草除遺事中相同
幷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稄意
萬壑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異事不誣且漢人刻之

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即能如此曷
不假修爲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
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
之訛已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
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
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
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

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佛曰神燈天下山之大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爲光怪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曠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爲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爲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爲常十之九也此燈爲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覿尺牘曰蘇郡太守之堂較因失火以雌黃塗而

禳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素綃遯齋閒覽云漢時朝臣出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見學林益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爲象益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蟲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爲陰物出則濕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囓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爲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相似者若以爲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鮑

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蠶爲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而干寶搜神記以爲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也予意化蠶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蠶者爲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爲蘭陵王或世訛而爲馬明王也此于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但蠶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蠶恐傷馬也白嫗蠶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蠶神菀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

蠶爲婦人之業也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洽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

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
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
詩題甲子以自異哉劉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
甲子僞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
晉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
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
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葢淵明逆知
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
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
唐韓偓貶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
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
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
創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集中贈長沙公族祖
反不題甲子何耶至于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
固靈墳流汾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祖恭帝之
義又何不題甲子耶葢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
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嬙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此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求美人爲閼氏上于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于班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云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班固所取不盡一一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全取爲漢書矣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爲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祇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當時畫工人皆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俱棄市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鵝經

羲之書經換鵝事張漢雲谷雜記辯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具辯直著其

義子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
得因爲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鵝而
歸一書黃庭經亦山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
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出張君房雲笈七籤俱緣以寫經
換鵝故後人指爲一事辯之紛紛也獨李太白於右
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
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
戀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
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遺寫黃庭換白鵝此
可知矣至若衍極之名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妄

兩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桯史所載乃大歷三
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
一周公謹雲烟過眼所載爲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
靖國修未知孰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
弗興錯認爲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

即用張翰蓴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爲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爲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爲越矣然終不可易其久名之越況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爲之解且又不知蘇松眞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倫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蓋倫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曰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

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昌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子友孫惟謙光云過眞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眞定卽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名大悲子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崔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寖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荊公又曰新茗齊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

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
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
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
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絶
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用餘機
到亚蘧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
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
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 驎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
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 豈豈眞在於疑塚哉多設以
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 孔林

沈王二書

弘治間長洲沈啟南周宮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
山石自坡脚直上脈絡形勢纍纍如疊成之狀而無
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謗亦以畫名
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
枝幹叢生疎密之意予謂之鋼焦片初學效之猶恐

刻鵠畫虎然二子佳處亦多此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妄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見兵攢矟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兩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兩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兩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諺木中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八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

禿春黃粱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人爲虞姬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眞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

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說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說傳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榮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說爲烏龍潭似

二卣矣前出誌書後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雞尸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格言

賣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

賢賤莫賢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爲之者得其二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爲誰耳

方朔書贊

東方朔書贊晉夏侯湛楷唐顏眞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爲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多寶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牋糊亦補本摸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乘俗登仙碑曰乘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友予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況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就友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哉當以碑爲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

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子以歐陽好古系藏老米而金石錄亦可謂滄海鄧林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皆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劒錄之鉄干將鏌鋣甚爲缺典按高氏唐蔡軍房琯之妻舍夫人名鑾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記

婁敬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獸所有令不對更問嘗夫嘗夫事對於是進嘗夫爲令退爲嘗夫與令史文迴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宪者子以前嘗依碑蓋公事也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吾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後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或有諱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其篆李瑒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謨

書五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左卿龕之西黃公謨爲
姚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
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黃公說也洛中紀異乃云
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
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
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三日毀
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
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無譏
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

增李陽冰之事也況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
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
吾子行學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
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
神氣今讀其字果於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
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永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
難辯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
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予李訓誼識
謹銜恤在疚寘懷靡所永言報德思缺一字一艮因缺一字

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粤若稽古貌覩遂初真宰真
乎得一混缺一字表於冲缺一字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寓視聽之端是以嗣缺一字順風勢乎
窈索汾陽御缺一字宵然自喪嘅矣哉道之韞也其寄
於寥廓之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缺一字神
飆蒙轂靈遊倏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
冀列星而乘雲氣固亦缺一字章逸軌於響孤風淳化
冥藻幽契無爽伏以先妣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
[illegible]勤宗祀言光乎篤訓故於[illegible]

[illegible]無違大當叶聖中閨門[illegible]分甘之[illegible]
居側缺一字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場
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缺一字壇敷教暢
微言之盛範儒玄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
則豈圖昊天缺二字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訓
等痛纏禍酷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頹殞祇奉嚴
訓慈勉備闕倫存視息適殘氣序几筵寂寞瞻望長
逝創缺一字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逮餘漏祈福玄缺二
字寫真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鎔鑄爲誨

盜之光肅奉冲規圖輝貞質睟容伊穆玄儀有煒金
眞缺二字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彩若缺一字房之可觀
寓裳交映歛駕某留帝晨飾翠雲之缺一字香童散朱陵
之馥載彫爰戢式展缺一字所以此勝因上資神理伏
願棲眞碧落飛缺一字黃庭謁羣帝於天關鬲列仙於
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帶夷法儀璘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韋之烈
循咳自動冀申缺一字烏之志孔明在鑒匪曰道設昌
言嗥缺一字庶斯無拔昔人銜哀罔極鉛槧騰聲柔缺一
字克劭義切張愚之誄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況
清輝懋範宛若前缺一字瞻言景缺一字敢忘刻紀餘魂
弱喘情不逮文辜託眞猷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
空傳叨心缺一字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則恐近時翻刻筆法不逮
古遠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
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奈分爲

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
而一篇史未曾取疑即是也不然何以曰可爲長太
息者此其一也

漢諱不諱

漢以火德從所勝故洛字改從雒而國號漢字又何
不忌耶劉字爲卯金刀故作劉卯行金刀而國姓說
文何以無劉字止有卯金由鐳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託
竟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
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
所領州有堯山爲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
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
爲戲然呂山吳汝琇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
品彙亦載李赤詩短敘以李後爲厠鬼所惑而終據
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固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

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穀者所當知

詩非蹈襲

子美詩有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採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贈麗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薩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暑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爲點鐵化金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爲可厭子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韋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往爲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黔南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

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故咀而衡山尉廳偶然遇事信手書爾廖復以點鉄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鉄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點南十絶豈亦忘之爲得也此又黄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粱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吳自牧作出西湖夢文跋吳元八也三十六船豪

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菴道開集出震澤長語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宋于國寶作出武林舊事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見孟浩然集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伯成作見錄鬼簿史記稱褚先生著褚少孫也

左氏博議

東萊呂成公祖謙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及出乃成左氏博議一帖令之爲師者皆以此警惕

余則疑之蓋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況又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易也後乃于金陵闕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爲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恐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入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杜籍堂廡唐慈恩之題耳昨讀戴埴鼠璞以謂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唱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自宋始嘗題名之意蓋成其說耶不然豈一二